

丹顶鹤

刊头题字:吴洪春



□邹娟娟

每日途经的小路边,树木林立。其中,梧桐最为雍容,有一眼万年的端庄。

烂漫的春光中,梧桐花开了。喇叭状的花朵随枝条团抱开放,一簇,一束,一捧,斑斓蓬勃。那些花枝倒也柔韧可人,微微上举,像女子含情的眉,多一分娇俏,少一分笨拙。花朵与花朵衔接得恰到好处,色味淡雅,在枝头大放异彩。

与别的花相比,梧桐只能远观。它铺天盖地,千娇百媚,是彼时最华贵的女子。每根缀枝的枝丫,招摇迎展,犹如支支巨型金钗步摇。若是遇上细雨微风,紫花笼着薄雾,摇曳着,浮动,楚楚动人,足以惊艳时光。

其实,无论何时,梧桐树都自有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一个寒冬后,嫩叶新发,像跃跃欲飞的小鸟,在粗壮枝头显得小巧安逸。风拂过,紫花绽放,叶子渐长,如梦似幻。梧桐叶最终长成巴掌大,叶叶相叠,绿树成荫。夏季,它用伟岸的身躯撑起绿色的大帐篷。

梧桐的果,像青梅,像荔枝,像风铃,掩映在树叶中,欲说还休。一到秋天,叶子渐黄,秋风飒飒中,它们舞动着,盘旋着,落叶缤纷,绚丽如蝶,翩然若花。一声梧叶一声秋,即便落叶成堆,亦不失壮美。冬日梧桐,依然温润。粗壮的树干,莹白光滑的皮,在一众枯黑粗糙的枝丫中独显秀颀。偶剩的几片叶执着伫立,直指苍穹,告示生命的倔强。



梧桐是厚重的,有岁月沉淀的美。它高大挺拔,为树中佼佼者,是祥瑞的象征。人们常把它和凤凰联系在一起。《诗经》中写道:“凤凰鸣矣,于彼高冈。梧桐生矣,于彼朝阳。萋萋翼翼,雍雍喈喈。”今人也常说:“栽下梧桐树,自有凤凰来”。

梧桐品性高洁,是文人墨客笔下遣怀之物。白居易曰:“栖凤安于梧,潜鱼乐于藻。”李煜写:“无言独上西楼,月如钩。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。”邓作道:“自惭不是梧桐树,安得朝阳鸣凤来。”

凤兮凤兮非无凰,山重水阔不可量。梧桐结阴在朝阳,濯濯弱水鸣高翔。我钟情梧桐树的生意盎然。伫立其旁,如同穿过时光隧道,摩挲出幽古思情。不仅仅是宽大的叶,淡雅的花朵,倔强的枝干。它让河流心驰神往,让小路绽放柔软,让四季流光溢彩。

花开半分,叶还未满的季节,走在梧桐树下,真是一件惬意的事!



□河海洋

当秋天到来的时候,大雁南飞,秋虫鸣叫,屋后的柿子树也仿佛一下子从幕后走向台前。压弯了枝头的柿子,青的,黄的,让一身素朴的柿子树,明艳起来。

柿子树大概很老了,比老屋还要高出许多,说是高耸入云,也不为过。常年生长在老屋后,沉默寡言。秋蚕已经很大了,祖母把摘下来的柿子,埋进石灰里,隔一天就熟透了。我掏出来,到厨房门前的水码头,闷水里荡一荡,搓一搓,石灰粉就洗净了,没到岸上,就撕开皮,吃起来。大多数时候,跑上来时柿子也吃完了,还要反身下去,洗掉手上的残汁。这是尝鲜,看着树上挂满的柿子,怎能不眼馋、口水直流呢?待到大批柿子成熟的时节,还要个把星期。那时候,柿子排在窗台上,常为麻雀所光顾,啄下一个个口子,一副可怜相。

祖母说是洋柿子树,柿子又大又甜,不似那种扁圆的。别的人家并没有,因为稀罕,所以,每到这个季节,我也很得意的。明艳艳的柿子,攥在手里,自带诱人的香味,是我的筹码。我的号令,仿佛一夜之间有了魔力。我家的院子变得热闹起来,僻静的柿树也不再孤独,横陈的粗枝上,有了攀爬的脚印,树叶飘落,秋风摇曳光影,一地的叽叽喳喳。紧靠着柿树,是猪圈。一个柿子砸下来,猪被惊得嗷嗷乱叫,转身它们就用厚厚的嘴上来拱,也只有这个季节,我仿佛才忘了猪圈的臭。

秋,渐渐深了。树上的柿子,也吃得差不多了。唯有那些树梢顶上的,无法够着,也就由它去了,成了鸟的美味。麻雀来了,啄几下,喜鹊也啄几口,还有白头翁之类的,如同是流水席。一拨走了,一拨又来。当最后的几口柿子,也挂不住了,落归尘土时,树上的叫声渐稀,只有风吹叶落的惆怅,人、鸟声俱去。

树下安静了,我家的院子也安静了。我的心,也像是累了,安静下来。

到了冬天,柿子树仿佛销声匿迹一般,被遗忘在老屋后,年复一年。外祖母,喜欢吃甜,母亲买了柿饼,她总舍不得吃,看到我摸出一个,她看着我吃,笑了。柿饼被压得扁扁的,如同一枚棋子,软糯蜜甜,上面拍了一层薄薄的、雪白的粉,咬一口,粉涂了一嘴,像是长了花白的胡子。我又想起屋后的那棵柿子树。那时候,我多希望在冬天,也能结一树的柿饼啊。

后来,为了盖房子,老屋被拆了,柿子树也被锯了。那时树上树下,爬着嚷着的孩子,也都长大了,像鸟一样,飞到异乡,在异乡的土地上,寻找一棵休息的树——一棵散发着柿子味的树。

草木有情,在清淡如水的日子里,最叫人怀念的常常是沉默的事物,比如一棵柿子树。也难怪苏轼曰:“一年好景君须记,最是橙黄橘绿时。谁道不是呢?我们的心里,总有一块地方存放念想。正是这些微小的念想,让我们和自己握手言和。”

□王文咏

“东园载酒西园醉,摘尽枇杷一树金。”在我的家乡,每到枇杷成熟的季节,整个村庄都会被染成一片黄色,满树挂满了枇杷。墨绿的枝叶配上黄澄澄的枇杷,让人馋涎欲滴,吸引着我们这些小孩子来踏青摘果。小时候,我也喜欢在枇杷树上爬来爬去,摘枇杷吃,那是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记忆。

记得有一年,我和小伙伴们来到村庄的枇杷林里,我们在树下玩石头剪刀布等游戏,边玩边吃着新鲜甜蜜的枇杷。后来我们开始互相较量,比谁摘到的枇杷最多,于是我们便向着树上攀登。我本来也是个没有劲头的人,但在那时却活跃起来,刚刚摘下一颗美味的枇杷,看到树上另一颗更饱满的枇杷,便从一个枝头胡乱地冲到另一个枝头,充满了喜悦和兴奋。此时的我就像是悬在树上的猴子一般,时而趴在树枝上休息片刻,时而像荡秋千一样在树梢上荡来荡去。

在树上时,我们总会随意摘下一颗,吃过之后,再品尝其他的味道,一遍遍重复,直到身体不争气了,我们才开始想着下去。而在树上,除了摘枇杷和吃枇杷外,我们还会观察四周的风景。树上的鸟巢、粉色的樱桃独木桥、田野里的牛羊,以及一些玉米、花生等作物,在绿叶间更显得色彩绚丽,这一切让我们更加喜欢这样的日子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,小伙伴们也不会再一起爬树了。枇杷树,如今看来失去了童年时的诱惑力。但那种感觉,还能被回忆起来。小时候在树上的愉快,还有摘下来的枇杷,吃下去的美味,都是一笔财富。这就是我们的成长过程,一个个成长的足迹,一颗颗成熟的果实,一个个难忘的记忆。

乡村振兴的号角带动了旅游产业,到了枇杷成熟的季节,果农们也忙得不亦乐乎,摘枇杷、卖枇杷、招揽客人……网络直播带货等现代化的营销方式为果农们打开了新的致富渠道,枇杷熟了,丰收的喜悦都写在了果农们的脸上。

前几天,母亲从乡下带给我一些枇杷,新鲜可口,这也是母亲辛劳付出收获的幸福。我小心翼翼地剥开薄如油纸的果皮,露出晶莹剔透的枇杷果肉,轻轻地咬上一口,汁水溢满唇齿间,新鲜可口,味蕾仿佛在一瞬间复苏。母爱如此亲近,树上的枇杷依旧如此甜美,怎能不令人想到曾经在枇杷树上的那些日子呢?岁月匆匆,而逝去的一切,总要有一些留恋与缘分。那个曾经追逐玩乐的自己,还能够从枇杷的影子勾勒出一些模糊的草图,一些模糊的回忆。

时光不语,枇杷,如同我小时候的梦想,充满了童年的幸福和欢乐,而今,在现实中我也在为我的梦想奋斗,见识多了,感悟深了,让我对枇杷有了更多的感慨,它不仅是一种水果,更是一种回忆,让每一个与之有缘的人感受到的情感共鸣。

□陈峰

三弟家屋后有棵高高的泡桐树,是庄上唯一的一棵。盐城西乡人最喜欢种植柳、槐、榆、桑、桃、银杏等树,基本见不到泡桐树。后来之所以出现泡桐树,据说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学习富裕时,从中国“泡桐之乡”河南兰考县引进来的。泡桐可以防风沙,我们这里很少有风沙,加之材质一般,泡桐树并没有在我们西乡普遍推广开来。

然而,泡桐树自有它的特点。它高大魁梧,颇有伟岸的大丈夫气概。它枝繁叶茂、树冠如盖,在半空中流淌着旺盛的生命力。三弟家那棵泡桐树有近30米高,从一里多路外的圩堤上朝庄上看,首先闯入眼帘的就是高高的泡桐树。泡桐开花还特别鲜艳夺目。每年三月中旬,紫粉色的花便开满整个枝头。花序很密集,朵朵花儿相连,远远望去,就像一片紫粉色云霞。泡桐花周期长,从三月中旬一直开到五月底。花散发着独特的芬芳,那气味带着潮湿的泥土气息。风儿一吹,枝儿颤,花儿动,树儿摇,花香随风飘向四方。

三弟家那棵泡桐树,见证了他家房屋变迁的历史。大约是1976年,三弟在庄子河南盖了三间一厨的房子,没有院墙,据说砖墙茅草屋冬暖夏凉。屋后还盖了三间茅草舍子:养猪、鸡、鸭之类。也就在这个时候,三弟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株泡桐树苗,栽在自家的屋后,成了他家房屋变迁的“见证人”。

2013年秋天,三弟在原有宅基地上盖起一幢新房,即三大间主房,连接三间西厢房,中间还有过道。屋顶采用的是经典的红瓦坡屋顶,与过道、门庭、走廊、檐面瓦连成一体,造型非常大气。大面积的采光窗,是新房的亮点。外墙采用青蓝色贴面砖,款式新颖,与房子整体色调和谐而温馨。煤气灶、热水器、彩电、冰箱、空调、洗衣机、电瓶车、小汽车等家用电器和交通工具,一样不缺,生活条件与37年前住老房子时相比,是翻天覆地的变化,用三弟的话说,“那已经超出我们想象的高度了”。

所幸的是,旧房翻新了,屋后的茅草舍子和那棵泡桐树仍在。泡桐树已由原来的一株幼苗变成如今的参天大树,高高地耸立在屋后,又粗又大,一个人已无法抱住它。叶子又多又密,一片紧挨着一片,不留一点儿缝隙,就像一顶撑开的绿绒大伞,遮挡住炎热的太阳。每天早晨,七八只鸭子和一两只鹅从栅栏里出来,一窝蜂地奔向渔网围绕的河里,享受它们的快乐。几十只鸡散落在屋后的草丛中觅食,相互追逐、嬉戏,自由自在。

在泡桐树西,新搭建了一个小板房,里面砌了一个以柴草为燃料的节能灶,利用余热还安装了一个热水龙头。三弟说,这是他家燃气灶的补充。平时老两口在家,就用这个灶灶烧烧吃吃,一旦女儿女婿、儿子儿媳们在节假日回来,一大桌子十来个人,一个燃气灶就忙不过来了。说起烧菜煮饭,他家女儿、儿媳,包括两个儿子,个个都是能手,“盐城八大碗”,手到擒来。一次,大哥家的大女儿从美国哈佛大学附属医院回来探亲,我带她到三弟家吃了一顿饭,把她给乐坏了。她说,从小到大,从未吃过这样好的饭菜,这比旅游景区的“农家乐”不知好了多少倍呢!

饭罢,大家一起走出客厅,忽听到喜鹊喳喳的叫声,抬头一望,只见两只喜鹊在那棵高高的泡桐树上衔枝搭窝。俗话说:树上有了喜鹊窝,福来运旺喜事多。事实正是这样,三弟家有三个孩子,个个事业有成。你说,三弟家是不是“福来运旺喜事多”?

梧桐之下

那棵柿子树

枇杷

高高的泡桐树